

直到祂憐憫我們（一）

許尚武

我受洗禮之後，第一件最興奮的事就是參加唱詩班。我還記得第一首學唱的詩是「禱告良辰」。這首詩慢，又易唱，我不明白詩的深意及經驗，但是聖堂裡唱時很快樂。青年喜歡在教會中出現，因為我們是在學校中信主而受洗的，似乎不是屬於教會的一班。事後沒有人與我們聯絡，我們也不參加教會的活動，我因此初信時沒有在教會中事奉的經驗。

當年夏天受洗之後，我到泰國來參加曼谷的黃橋堂的崇拜，我沒有意念要屬於任何一個教會，我知道我會考得到榮譽的成績，在聖保羅書院得到榜上的首名。一心想回去繼續大學預科的學習，我的父親很高興，匯給我四千港元存進香港匯豐銀行，準備讓我一年後可以進香港大學攻讀工程。他告訴我，因為世界經濟不景氣，生意未必轉好，這筆是媽媽的儲蓄，如非緊急，不可動用。可是，因為戰爭，我們的夢想不能成真。

我受洗禮之前，我的校牧REV. FREDERICK MYHILL問我是甚麼使我決定洗禮，我說：「是聖靈的引導」，我那時候確實不認識聖靈。我要多年後才領略到聖靈的引導。我那

時單純的接受洗禮，因為我接受耶穌基督做我的救主。我當然只求讀書有好成績，我對應如何有在教會中事奉主的意念是沒有的，教會也沒有甚麼人與我聯絡該如何事奉主，我只明白我是一個基督徒而已。

從香港回樟林鄉之後，我發現樟林的教會是很小的教會，陳中一傳道所得的供養不夠維持生活。他結婚不久，有一個女兒叫莉莉。我有心無意的參加教會的詩班，可說是一個掛名的基督徒。（很感謝主，1968年及以後二三次我在汕頭遇到他。他已得到自由了，滿頭白髮八十餘歲，尚能騎腳踏車探訪會友，他的女兒及家人都在教會相當活躍。）

1965年我結婚的時候沒有找教會的牧長給我一些意見和祝禱。當我到桂林、柳州等地時才帶內人去教堂崇拜。在廣西做禮拜時，男女分開左右坐下來，有些教會的中間還有屏風隔開，不讓人看來去看。我注意到女的在講台的左邊坐，男的在右，不像香港一般。我很失望、憂慮、失落，祈求神的憐憫及引導時，開始禱告也讀詩篇。有時也向神埋怨，因祂的幫助遲延了。從家鄉到曼谷的旅途當中，我心中常常禱告，求神保佑我及內人。我不曉得我們應該全信祂，也應該感謝祂，在那個光景我們只知主是我的神，祂的責任就是保護我們，就是這一個念頭而已。

回曼谷之後，我開始找教會崇拜。聖公會（屬英國人的）很肅靜，因為他們的傳道尚被關在法政大學的盟軍集中營中。我去黃橋堂崇拜（長老會），是很好的教會，我也認得其中

幾位會友。可是，有一位女長老叫李雪亭，她領禱的時候很長，約20、30分鐘，我承認是她把我嚇走了。然後我去羅斗園的心聯堂做禮拜，崇拜後林雅各牧師急忙到教會的樓下歡迎我，要了我們的地址。及後他來探訪我，與我做朋友，因此我經常到他的教會崇拜。我對主日學很發生興趣，常去看他們如何教導少年人。主日學教員發現我，無寧說可憐我，他們邀請我教主日學，我立刻就接受了，我可說是毛遂自薦的。我說過：「招售就有成交」。

那是1971年，是我開始事奉主最快樂的一年。主日學的教會是林雅各牧師（主席），蘇光亮醫生，林興哲弟兄，杜式偉牧師，李學書牧師及我（現在只有林雅各牧師及我尚在，其餘數位都已去世，當時我們都未被按立為牧師）。有四五班主日學班，我們拜三晚有會，拜四晚禱告會有交通，拜六晚有教員會，而主日則與主日學生一天到晚在教會中活動。我們想到的遊戲節目多不勝舉，少年人真是快樂；故此主日學生人數由三四十人增到一百多人。華文學校尚未獲得政府復課的命令，我們藉讀聖經讓同學們多懂些中文。我們開會時總是與吃晚餐連在一起。我們的交談，開玩笑，計劃及夢想都摻在一起，話總是講不完的。我們也懇切禱告，這就是神特別施恩的緣故。同工增加了，當時的主日學教員多過五十位，同學多過二百位，我們的工作愈做愈大，讚美主！

許多主日學生已成為教會熱心的會友，

醒起，我的靈魂

于中旻譯

肯恩 (Thomas Ken, 1637-1711) 在任溫徹斯特學院院長 (Winchester College) 時，為鼓勵學生禱告寫了禱告手冊 (Manual of Prayer)，其中有早晚的禱告時，只有「讚美真神」每篇的結束，成為今天教會通行的「三一頌」。

肯恩正直敢言，曾為宮廷牧師，講道時，常當英王面前指責宮廷淫佚奢侈等罪惡。後為主教，因得罪當權者於 1691 年去職。在貧困中去世。

醒起，我的靈魂，同著白日	主啊，我向你再次祈求；
盡每天的責任自強不息；	使我罪消散如向日晨露；
灑脫懶散，歡樂興起	所新發出的心思意念
去獻上清晨的祭。	你在我心靈充足。
興起，我的心啊，你要舉起	這一天指引，管理，
盡你本分同衆天使一樣，	引導我，
他們日夜不倦的歌唱	一切的計劃，言語，行動，
頌揚那永遠的王。	所有我的智能和力量，
	都是為榮耀你名。
所有頌讚歸保守我的主，	
當安眠時使我得以更新：	讚美真神萬福之源，
主啊，當我從死裡復起	天下萬民都當頌揚；
與永遠生命有分。	天使天軍齊頌主名：
	頌讚聖父聖子聖靈。

執事，或別個堂會的執事，或領袖。要知道一個教會的前途，應先看教會主日學的事奉如何。老師有喜樂，學生亦有喜樂，教會也就興旺了。

從主日學的事奉，我們組織了服務團來補足年老的執事們所做不了的工作，如招待、清潔、整理、訪問（家庭及醫院的）。自然而然婦女會、弟兄會、聖歌團及少年頌讚隊及詩歌班等等，紛紛成立了。自 1946 年至 1960 年間，由潮州移民中有許多信主的來參加聚會，

大家都嘗到在教會中，在主裡面的事奉的甘甜。

宋尚節博士戰前曾經來泰國奮興兩次。在曼谷之聚會都在心聯堂舉行，因為當時只有心聯堂地方較大。宋博士組織佈道隊，他也奮興了泰國教會及傳道人。傳福音的事奉，使各教會更加團結一心。計志文牧師 1949 年至 1960 年度也來心聯堂及黃橋堂開奮興會（沙吞堂尚未建好）。計牧師幫助林佩義牧師創立聖道學院（後來改名伯特利聖道學院）。趙世光牧師

1953/1954 年來曼谷領會，他勉勵心聯堂做一個差傳的教會，我們因此組隊常常去訪問內地的教會如銷匙頭，春府、北柳、佛統、力丕，萬磅及佛丕等等。我還記得當時一些愛主的領袖，如佛丕的鄭子遂長老，佛統的陳錫德醫生，春府的黃安寧長老及他的太太燕姊及鎖匙頭堂的徐木泉執事，當然還有許多位，他們的名字已記在天上。